

不老泉文库 028

不涸的那些浸润过心灵的文字

寻找贝拉

「美」露丝·怀特著 侯晓瑛译

“

我们来到普拉特家的门口。

我长这么大，总共来这里的次数加起来也不多，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间大约是在贝拉小姨失踪两年以前。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地方有多么偏僻和破旧，满目苍凉的景象。

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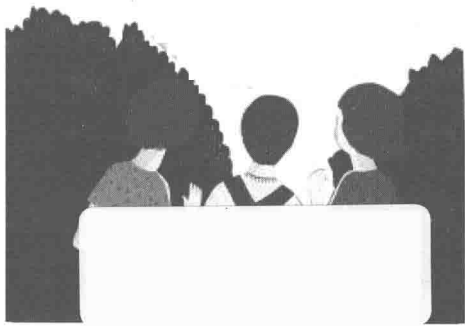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国银行街年度最佳童书

寻找贝拉

[美] 露丝·怀特 著

侯晓瑛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贝拉 / (美)怀特著;侯晓瑛译.

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5.2

(不老泉文库)

ISBN 978-7-5568-0425-2

I. ①寻… II. ①怀… ②侯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4018号

THE SEARCH FOR BELLE PRATER

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, Straus & Giroux, LLC

THE SEARCH FOR BELLE PRATER by Ruth White

Copyright ©2005 by Ruth Whit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4-197

寻找贝拉 / (美)露丝·怀特著 侯晓瑛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雍敏

美术编辑 费广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,000册

开 本 889×1230 1/32

印 张 6

插 页 1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0425-2

定 价 16.00元

赣版权登字04-2014-1056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不老泉 文库 028

不涸的那些浸润过心灵的文字

寻找贝拉

「美」露丝·怀特著 侯晓瑛译

“

我们来到普拉特家的门口。

我长这么大，总共来这里的次数加起来也不多，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间大约是在贝拉小姨失踪两年以前。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地方有多么偏僻和破旧，满目苍凉的景象。

”



美国银行街年度最佳童书

伍德罗一直相信，生日当晚的神秘电话是他妈妈贝拉打来的。于是，他和表妹吉普茜开始了寻找贝拉·普拉特的旅程。但不幸的是，所到之处没人见过贝拉。伍德罗不禁开始怀疑他妈妈离开的原因。天生具有预知力的新同学凯茜提供给他们一个新线索——贝拉在临走前给伍德罗写了一封信。然而，贝拉已经消失一年，伍德罗压根儿没有收到过信。这封信到底在哪里？妈妈离开之谜应该就在信里。与此同时，在克鲁克德里奇认识的林肯女士想起自己曾见过贝拉。伍德罗和吉普茜能否找出真相，找到贝拉呢？

这是一趟自我追寻的旅程——寻找真相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

所有看过荣获纽伯瑞银奖作品《贝拉的儿子》的读者们，将会非常开心看到这本书。故事里，伍德罗继续寻找他的妈妈……本书在人物塑造、对话和场景的描写方面均展示了怀特的文学实力。她的这本书同样不会令你失望。

——学校图书馆杂志 星级书评

上架建议：
美国现代儿童文学经典



定价：16.00 元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寻找贝拉

[美] 露丝·怀特 著

侯晓瑛 译



第一章

我，吉普茜·阿布特斯·利马斯特和我的表哥伍德罗·普拉特都上七年级了，我们在同一个班，柯林斯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我们和中学生在一幢楼里上课，也和他们一样，不同的课去不同的教室。不过，在没有升入八年级之前，我们还不算是中学生。1954年秋天，弗吉尼亚州煤站镇的学校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，八年级以后才算进入中学阶段。

柯林斯先生真的是一位好老师。不过我很遗憾地说，他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也没有我们的某些老师风趣。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不是特别聪明。当然，我是不会对任何人这么说的。有一次，他在黑板上把单词“committee”

都拼写错了，少写了一个“e”。

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很爱柯林斯先生。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。比如，十二月份我们班来了个新学生叫凯茜·考伯恩，柯林斯先生就想方设法地让她放松心情。和伍德罗一样，凯茜也来自偏远的落后山区。她比我们班其他人年龄都小一些。你可以轻易看出她刚到新学校时的那种紧张心情。因此，柯林斯先生安排她坐在我们班教室的后排，这样她就不会感觉到其他人的目光了。

然后，柯林斯先生心平气和地向大家介绍凯茜，并问凯茜是否愿意跟大家说说她自己。她摇头拒绝。我觉得她是紧张得没法儿说话了。

“没关系，凯茜，”柯林斯先生说，“其他同学相互之间已经非常了解，你和他们都还不熟悉呢。我能理解刚到一个新环境里的那种感受。”

凯茜只是面带微笑。

我们的第一节课是柯林斯先生的英语课，就在我们班的教室上。柯林斯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写一篇关于自己生活的作文。我感到有点儿奇怪，因为在开学第一周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内容几乎相同的口语练习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柯林斯先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，让凯茜和我们大家彼此熟悉起来。

课间休息时，外面下起瓢泼大雨，大家就在教室里活动。我们几个同学来到凯茜跟前，免得她感到被同学们排斥。

“凯茜，我想说，看到你的红色卷发，让我想起了小孤女安妮。”伍德罗对凯茜说，“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？”

我用胳膊肘碰了碰伍德罗的肋骨，因为我非常确定凯茜根本不想自己看起来像小孤女安妮。在那部幽默漫画里，小孤女安妮连眼睛都没有。

“哦，她确实看起来像啊！”伍德罗不悦地看着我说，然后又面向凯茜，“小孤女安妮和你长得一样娇小可爱。”

凯茜的脸上飞起了红晕，笑了起来。在这之后，凯茜放松多了，甚至还和我们一起说笑。

第二天上课，柯林斯先生问有没有人自告奋勇，念念自己的自传——他把我们的小作文称之为自传。我相信他是希望凯茜能够毛遂自荐，而凯茜确实也没有让他失望，在五六个同学大声朗读了自己的作文之后，凯茜举起了手。

“好，”柯林斯先生对全班同学说，“今天早晨，凯茜愿意和大家分享她的生活经历。”

所有人都回头望着凯茜，她站了起来。我不知道大家期待她说些什么事情，当然肯定不会是什么离奇的故事。

事，但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。

“我的全名叫卡桑德拉·卡萝尔·考伯恩，”凯茜念道，“我出生于十二年前，以外祖母的名字命名。外祖母一生下来是个羊膜儿，我也是。

“我一出生妈妈就去世了，因此外祖母对我而言就像妈妈一样，是我最亲近的人。在她也去世后，我就只有爸爸了。我爸爸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好人。他手掌很大，肩膀宽阔。他非常爱我，他对我的爱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正因为有爸爸和外祖母的疼爱，我才没有像其他没妈的孩子那么想念妈妈。

“我和爸爸两个人生活在考伯恩山谷里，这条小山谷是以我先祖的名字命名的，他们曾经都住在这个小山谷里。不过如今，我的家族已经遍布这些山区。我是最后一位住在考伯恩山谷里的真正的考伯恩人。

“一个月前，我们家的老皮卡车彻底报废了。那时，爸爸和我才决定搬到煤站镇来住。这样，爸爸走着去公共汽车站上班就近多了。他在汽车站当司机。

“我们搬进了河对岸铁道边的一间房子。从我家的前门廊可以看到煤站镇商业建筑的背面。虽然我们的房子很小，位置又处于铁道环境较差的那一边，但我还是很喜欢它。

“在考伯恩山谷时，我在约翰·L·刘易斯小学上学。在升入七年级以前，我是个小地方的大人物，而在煤站镇，我成了大地方的的小人物。不过我还是会喜欢这里。我一直都很喜欢学校。”

“我喜欢阅读历史书超过一切。正因为如此，有时我读书太投入，以至于觉得自己就生活在那个时代。当我凝视一些远古绘画作品时，我的心底会不由自主地涌出那种思乡的感觉。”

凯茜突然结束了她的朗读，坐回座位上。紧接着，伍德罗举起手，飞快地挥舞着。

“伍德罗，请讲。”柯林斯先生说。

“羊膜儿是什么意思？”伍德罗问道。

“凯茜？”柯林斯先生直接将问题抛给凯茜，因为他并不比伍德罗知道得多。

“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考伯恩家族？”凯茜问道。

我们都摇了摇头。

“嗯……”凯茜犹豫了一下。她现在手边没有稿子，不得不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述，“嗯……是这样，一百多年以前，考伯恩家族的人们从家乡爱尔兰来到这里，开垦了这片山区，并且定居下来。在爱尔兰，考伯恩人因为特有的天赋而遭受到不好的待遇，当地人

把他们视为巫师或魔鬼。”

“什么样的天赋？”芙洛·芒西问道。

“那种不用看或听就能知道的能力。就是预知力。”

“哦，我听说过，”我脱口而出，“就是第六感——不需要用五官就能感知事物。”

“就是它。”凯茜说。她对我笑了笑，然后更加自信地继续她的话，“在爱尔兰，考伯恩家族有一个平常的名字——麦克某某，但当他们到了这里以后，便起了一个至今我们都引以为傲的全新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告诉全世界我们是什么人。”

“那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伍德罗问。

凯茜这次没有再犹豫，“每隔一代我家族中就会出现一个羊膜儿。到我这一代，这个人就是我。下一个将会是我孙子中的一个。”

“可是羊膜到底是什么呢？”富兰克林·德拉诺问道。

“那是出生时覆盖在婴儿脸上的一种厚厚的膜。我们就是通过看人出生时是否有羊膜来判断这个人有没有这种天赋。如果你出生时脸上有羊膜，那么你一生都会具有预知能力。”

伍德罗和我郑重地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对，凯茜是我们要找的人。

“如果你在玩扑克牌，”巴斯·奥斯本对凯茜说，“不能预知什么时候会来老 A？”

“不能，”凯茜说，“这种天赋并不是想用就能用。我外婆总是提醒我，这种预知力并不由我掌控，相反，它掌控着我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为我打开一扇门。”

“如果这种天赋来自于你妈妈家的遗传，你怎么也叫考伯恩呢？”柯林斯先生问道。

“因为，为了保住这种遗传基因，任何一个和考伯恩家女子结婚的人都必须同意随女方姓。这也就是爸爸和妈妈结婚以后姓考伯恩的原因。”

“那么当你结婚时，”伍德罗说，“你的丈夫也会改名为凯茜·考伯恩先生吗？”

伍德罗说完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，包括凯茜。

“不，只用我的姓就可以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必须说，我觉得这件事很迷人。”柯林斯先生说，“告诉我，凯茜，你为什么会比班里其他同学都小一岁？”

“哦，那是因为我上学时就已经能阅读，所以他们让我跳了一级。”

“亲爱的，是谁教你读书的？”

只有柯林斯先生爱说“亲爱的”这种词。

“没有人教过我，柯林斯先生。我就是会读。我想我本来就会阅读，就像我知道如何从火堆中取火、如何让伤口不流血一样。我天生就知道。”

对于凯茜的故事，同学们都感到很困惑，但又充满敬意。此时的凯茜容光焕发。她在新学校上学的第二天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那以后，她似乎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。



第二章

几周之后，新年的前夜，我们在隔壁外公外婆家为伍德罗庆贺十三岁生日。坐在大木桌周围的有我的妈妈洛芙·鲍尔·多特森；继父波特·多特森，当地《大山回音报》的老板兼编辑；波特的兄弟赫伯特·多特森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多特医生，以及他的妻子艾琳和两个双胞胎女儿多蒂和蒂蒂，她们俩四岁了；当然，还有我和伍德罗、外公外婆。

截至目前，伍德罗已经在煤站镇生活了八个月。之前，他一直住在一个叫克鲁克德里奇的偏僻小山谷里。在他爸爸开始酗酒、妈妈贝拉·鲍尔·普拉特失踪以后，伍德罗就搬来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他妈妈的失踪太过

离奇，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次重创，以至于她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们的思绪。

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波特、多特医生和外公在一起，肯定会有一小瓶黑莓酒和很大声的令人捧腹的笑话，因为外公外婆的耳朵都不太好使。晚餐时，谈笑从多特医生高声讲述他一个病人的故事开始——这个病人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一只耳朵插着一根香蕉，另外一只耳朵塞着一根黄瓜，两个鼻孔里各插着一根胡萝卜。

“医生，我感觉不太舒服。”这个人说，“我这是得了什么病呀？”

多特回答：“伙计，很显然，你吃东西的方法不对头！”

等我们都停止哈哈大笑之后，伍德罗说：“吉普茜，现在你来讲个笑话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让我讲呢。”我说。

讲笑话和弹钢琴是我的两个特长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于是，我专门讲了一个我为这种特殊场合准备的适合的笑话。

“三个土豆妈妈聚在一起，知道吧，她们开始炫耀吹嘘自己的女儿。”我讲道。

“第一个妈妈说：‘我的女儿准备嫁给一个爱尔兰皇室土豆！’